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百二十五

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六
書

林擇之用中

以下文公之曾孫齊家藏錄藁

其侍旁粗安早稻既熟民饑亦少瘳矣然朝廷所遣使者方來所至掇旁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縣之人得之深山窮谷尚有飢民却不沾及然所謂十日亦只虛文只輟車過後便不施矣其實亦無許多米給得也世衰俗薄上下相蒙無一事真實可歎可歎長沙人來得南軒兄弟湘西朋友書有吾友書四封一角來人云自

經由古田今并附此令自往相尋也書中所論疑義如論浩然之氣處極好蓋餒則便是缺了此正氣而氣之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自間隔了耳不知賢者以為如何其他不能遍論以去人立索書果不能子細也書來并為詳論之文定祠記知言序書二序并錄呈和章想書中自有更不寫去曰記渠令為看未穩處讀之數過但見叢雜難整頓煩子細檢出及注合以如何改易附遞來漕司東廳令轉致此南軒廿已欲速得之語張帥改定寫來尚漕處也三序



才告參詳喻及幸更呈諸同志議之既欲行遠
不厭詳熟也千萬并祠記發來

林擇之

已經新歲學不加進一年歲日侵甚可懼也承
昏期在歲裏想憫若人之意又聞尊居奉祀并
講盛禮想營治不無少勞適此涸轍不能少奉
助爲愧耳文王之事考之詩書誠如所疑然此
馬肝之論也不若姑闕之以俟來者不必身質
之也問荅方得草草一閱俟徐看有疑即報去
偶此歲首多事未暇也南軒一書比亦附致尤
川不知達否聞欲來延平別石丈能與擴之垂
興一來相聚數日不及諸朋友在此得一講論
亦快事也擴之不及別書承書并寄元禮耕老
書信已領所欲言者不迴如前更不及別狀樓
名既犯朋友尊長名則亦難用况稠乃禾稠非
雲稠也更可得一二身報當爲擇其安者

林擇之

甚憂苦如昨至節復不遠痛割不自堪幸朋友
不鄙棄責以講習忽忽度日且復支持耳擴之
亦此相聚極有益其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

於錢折處終未甚滿人意耳昨欲往臨安以資
月不饒又南軒蹤跡不定且令中輟今却欲且
歸而歲暮復來再三留之以其歸省之意甚堅
不免聽之此間事渠必能一一言之不復縷縷
但元履適過此云得止于九月末書南軒求去
不獲數日甚撓此極知其必然不知渠又何以
處之尚幸擴之之輟行也來書所論數條有未
合處別紙具之但覺大槩氣象有粗疎處不知
何故如此似更宜警省也某近覺向來率繆處
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
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惴不知所以為計
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
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
亦為助不小尚恨未免泛然應接不得專一於
此耳

林擇之

經說依後書所定甚美仁止謂之經說不同諸
字尤好又春秋傳序四字不須別出但序文次
行不須放低則自然可見論語說下不須注孟
子兩字又欲移禮記作第七卷而第一行下著

二先生三字其後却題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
川先生改正大學其小序則仍舊附於第六卷
尾論孟說後蓋此六卷乃其本書而後一卷今
所附者使不相亂乃也也更白鄭文看如何向
借劉子駒本改字多言胡家改定者非先生本
書今不必用然恐有合參考者偶此本在家中
今令此人去取納上更仔細商量為佳外書既
未備不欲遽出此事止不須忙今草草做了將
來有不如意又不免更易傳者人人殊異無復
可信天下後世非所以為久遠計也并白鄭文
看如何却示及為幸孟子解此亦見從頭看起
未容寄去更俟幾日也

林擇之

其竟不免為此亦初到事多殊不堪今漸定疊
矣但野性危蹤皆非宜又於此者見為此邦料
理減稅事旦夕刻奏列上即繼以奉祠之請矣
得否未可期但若不必無好出場蓋已有氣
類不同望風相疾者此要為不足恤然亦何苦
刑身博彈射耶云云來此間非案櫝即有賓
客之優比於退食則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

以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一字平生
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
得卒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爲懼朋友
中有知識者亦皆爲一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
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擇之彼中相
從者有可與進於此者乎此中一旬兩到學中
然殊未有慰人意處未去之間亦且試撈摸看
若幸指撥得一二人亦是一方父遠利害也

林擇之

其所請竟未報元履傳聞有添差台學之除此
不待其自請而擊逐之當路聽言待士之意可
見矣所示諸說皆甚精然鄙意有未安者別帑
具之擴之亦有說當自封去因來幸反復之以
歸至當計此所校亦不多但却是不容小差處
望速垂報也見喻太著之病此不能無但與其
浮泛無根不如脚踏其地爲有進步處耳祭儀
藁本納呈未可示人日煩仔細考究喻及日曆
中事雖不多然可以補事實之缺此書異時要
須別刊乃佳耳知與諸賢游從日有直諒多聞
之益甚善其善數詩皆佳遠易和去不成言語

勿示人也伯山家事如何曉之似亦曾相見來
今不記仔細也伯山質實可愛敬但亦染禪學
耳向與深卿書乃附劔浦劉親不謂留滯至今
欲檢藁本再錄去又忘擇之所以告語之者必
已甚悉而不能廻則此書雖達亦未必有效耳
今且煩致意但信得孔子孟程子說話及時試將
許多波滯邪遁說話權行倚閣一兩年却就自
家這下實做工夫看須有些巴鼻也今只管狐
疑不肯放捨又引明道少時出入釋老之事以
飾其說何不將他平生說話仔細思惟看他所
以出入釋老處與自家只今全身陷溺處是如
何而直爲此張儀也又如前書所論馮道呂舜
徒事此尤害理曾與之劇論否此等處不理會
則朋友之職廢矣發明義理此亦有之向來何
故不曾見渠家似此文字固自有好處尚多向
見汪書甚珍祕之然便只向這死水裏滄殺則
更無超脫處矣不知止間見有六經語孟程子
文字既有志於學因甚不向裏面做工夫而收
拾此等以爲奇特枉却身心可歎可恨也靜勝
軒錄却未見之如文字不多幸爲錄寄此近於

茶季通處見庭聞亭錄一篇乃楊昭遠記龜山
所舉二先生語殊無精神閱人看不得不知靜
勝之說又如何耳前日劉子澄寄得滎陽公家
傳脚也呂原中數段來一段說呂初學於伊川後
與明道橫渠李公擇孫老遊所見日益廣大
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晚更從高僧宗本脩顯
遊觀此則呂家學問更不須理會直是可以爲
戒亦不可不使深卿知若不信則無如之何也
拙齋有何說數詩幸早示及籍溪行狀更爲促
深卿早寫寄來舜臣相見未向逆中亦附書矣

項掾果如何若果有志當痛與說恐頽波之中
救得一箇半箇亦非細事也前書說有一賢宗
室從來復相從否福州有一同年趙彥德在獄
氣管亦甚好但一向習詞科頃嘗畧勸之聞今
年又往試可惜錯了路陌也近聞張安國消息
極不佳果如所傳亦可惜耳南軒久不得書不
知爲况復何如所論異同處亦未報不知後來
看得又如何也

深卿詩市廛差可隱未暇汎滄洲此兩句使
是箇因循猶豫底意思宜其不能勇猛自奮

於異學之中也擇之押此韻處正中其膏育
不知渠還覺否此亦是偏處然吾儕中人之
質若無這箇意思定是埋沒了出頭不得也

林擇之

深父遂死客中深為悲歎其弟已為了後事過
此無以助之又此數時艱窘不可言

向來府中之
醜自正

月以來
笑

百事郎省尚無以給旦暮欲致薄禮比

亦出手不得已與其弟說擇之處有文字錢可
就彼兌錢一千官省弁已有狀及香茶在其弟
處煩為於其靈前焚香點茶致此微意累年相

今之公別集六

八

八

聞而不得一見甚可恨也林宰興學之意如何
可尚可尚但聞其非久受代亦須得後人信得
及乃佳不然恐徒費力而為主其事亦難為進
退耳擇之已辭尤川耶彼學中今復何人料理
欽之寬中諸人能左右提挈否石宰久不得信
不知其子病如何文字錢除前日發來者外更
有幾何在彼擇之為帶得幾 過古田千萬早
示一數於建寧城下轉托晉叔寄來為幸或已
去之能為收拾專雇一穩當人送來尤便此中
束手以俟此物之來然後可以接續印造不然

便成間斷費力也千萬早留意為妙須知昨已
修定送伯諫處未取大率事體亦只如所示但
條目差分明耳欽夫屢得書有少反復議論未
及錄去其大槩曲折亦非面未易布也力行固
不易而講論要得是當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
懼渠所論如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
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不知擇之
以為如何某則絕不愛此等說話前輩議論氣
象寬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處豈若是
之迫切耶近又得皇王大紀諸論其間大有合
商量處不但小小可疑而已此間朋友亦無甚
進益不知擇之比來功夫如何甚欲一見而相
去益遠無由會面此情鄉往殆不自勝也向
來召命屢下既懇辭之又託人宛轉近得諸公
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如此而貧病殊
迫亦只得萬事減節看如何欽夫頗以利書為
不然却云別為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
別營生計願恐益猥下耳

林擇之

歸自政和住家十餘日祭祀賓客書問之擾不

得少暇固無暇讀一字書今又當出崇安見新
守令石宰相招極欲往觀盛禮及與朋友相聚
講論而日月匆卒如此無緣去得甚以為恨不
知擇之能撥忙一行否昏期既在後月度尚可
一行也擴之寄來文字皆已領前便承寄海物
尤愧感也中庸固論致曲而能有誠然自明能
動人以下已是誠之成功孟子所謂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亦可見矣蓋生知學知雖異然
及其知之成功則一而已通書正用此意然下
文擬議便是致曲之事亦苦無異處也無所不
用其極之說甚巧然恐其本意未必果出如此
必不可通闕之可也大學正經云云亦以意言
耳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也南軒語
解在尤川未到所論大槩甚當鄙意正如此又
言行錄流布甚廣其間多合商量處中間以書
告之然不勝毛舉近得報云欲改數處亦未安
帖要之此書自不必作既作而遽刻之此尤非
便昨日得伯諫書亦深議此事也近與伯恭往
返議論稍多此人却向進未已今日臨行無暇
錄寄俟後便也

林擇之

聞學中已成次第甚善但尤川學者不無恨於
遽去耳更能到彼少留以慰其意否若能因遂
過此小款旬月尤所望也某此如常所欲言者
前書已具之矣游成之來訪其人開爽有用之
才也極可喜可喜然更能加沈潛義理工夫所
就當益可觀耳渠到此之日擴之亦求得數日
遊談少快幽鬱之懷但聞浙中學者議論多端
亦殊使人憂悶耳以此深欲早就前書之志庶
幾小補於世不為天地間一蠢物者而理義未
精日力不足為之柰何

林擇之

尋書知講學有緒深以為慰是日偶與元復及
諸朋友在鑪峰新庵共增懷想也縣學須知甚
精密但焉得未有倫理方欲為畧整頓會少冗
未暇也所論仁恕之說恐不必如此立說只當
以語解為正遺書所云或是一時之說不必如
此牽合補綴也午蔭在廷想須歸省古田既未
可必即不若且來尤溪耳精義印造未辦辦即
如所喻也游成之甚欲一見之恨相去稍遠耳

彪德美赴省回過此相見得一夕歎只是舊時
議論且云欽夫見大本未明所以被人轉却亦
聞擇之所在恨不一見也

林擇之

其此碌碌如昨無足言但獨學不長進而遠
近朋友亦未見超然有新造詣者歲月如流良
可憂懼耳擇之尤川留幾何時所論何事此亦
久不得書矣因便仔細報來還家已來為况又
何知日下作何功夫亦可一一報及相去既遠
難得相聚相聚往往又不能盡所懷別後令人

常有耿耿不滿之意後會不知復在何時又不
知便得相見果能彼此廓然無許多遮障隔礙
否它人固難語此而於擇之猶不能無遺恨不
知擇之又自以為如何也二余在此日又占之
警敏彝孫淳靜皆可喜但亦未敢與說向上去
恐別生病然又似太冷淡今其告歸云過邑中
須為一兩日留可更與切磋也熙之不及別書
相見煩致意擴之亦然得致女州報云薛士龍物
故甚可傷而不及識之尤可恨也

元溪學記及克齋記近佐改定及改去歲仁

說於欽夫數書本欲寫去而二公行速不暇
且寄欽夫語解去看畢寄還并論其說

杯擇之

某哀苦之慘秋來增劇顧念日月易得而音容
邈然發於夢寐尤痛切不能堪也此間諸人相
聚自五月以後以季通大病無甚倫理近又以
事歸旬日間復來便為入城計亦無復講論之
暇矣南軒竟不免去國道之難行乃如此可歎
可歎初意其自上饒歸可以一見今却由浙中
水路還湖外又聞少留吳興避暑不知果如何
渠在榻前儘說得透初謂可以轉得事機要是
彼衆我寡難支撐耳

林擇之

聞縣庠始教問里鄉風之盛足以為慰所示文
字皆甚佳深父埋銘讀之使人惻然興於朋友
之義答問後便多寄使得反復為佳恐有建寧
便只寄晉叔處可也承許見訪因往尤川甚善
但經營創始之勞如此未能數月而林宰解官
擇之辭職畫一之規又將安所付授耶須及此
物色得可相繼者庶幾不虛費賢宰許多心力

商量爲佳近看中庸於章句以文義間窺見聖賢
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
亂因出已意去取諸家定爲一書與向來大字
章句相似未有別本可寄口前日畧抄出節目
今謾寄去亦可見其梗槩矣論語未知焉得仁
後來竟如何說因來幸詳又然此須與雍也仁
而不佞孟武伯問三子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
夫子不爲衛君毅有三仁管仲如其仁數章相
貫推說方見指意耳吾斯之未能信斯字何所
指而言或云自指其心然否晝寢之義孰安凡
皆望思之見報

林擇之

師魯深父皆有書來相屬勤甚吾友相聚之久
視此凡陋寧堪諸賢許與之過耶師魯寄來論
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且
夕因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擇之所造想日深
累日不聞益論塵土滿襟矣

林擇之

得欽夫書論太極之說竟去前論殊不可曉伯
恭亦得書講論頗詳然尤鶻突問答曲折謾錄

云一觀遣人遽不能盡錄其大槩是如此欵夫
云已得擇之前書亦殊不以為然也拙齋深鄉
近有何議論某向谷深鄉書渠以為如何前日
方答此書了李伯間來訪劇論兩三日舊疑釋
去遂肯盡弃所學而從事於此乃知此理卒不
可得而殄滅彼迷溺而不反者亦可憐矣近何
叔京過此少留未去伯間季通皆來集講論甚
衆恨擇之不在此耳適因舉滿腔子是惻隱之
心江民表云腔子外是甚底請諸公下語已各
有說更請擇之亦下一語便中早見喻也石子

重得書云來年赴官欲約擇之相聚不知能赴
其約否某意甚欲相挽一來而卒不可得為恨
耳擴之得安信否比來氣體如何前欲此來今
極暑未可動秋冬間能同一來慰此哀苦否墳
所已畧就緒儘可相聚矣

陸崇安相會否渠今冬必來赴官某表兄丘
子野欲求一依託書館處不知渠請人否告
為託朋友宛轉問之便中見報此兄近日為
况益罕落欲此甚急幸千萬留意或託拙齋
深鄉問之尤佳

林擇之

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是乃榮親之大耳比來少得通問而累言無所講論不知進學功夫如何深以爲念也此間朋友亦無與薦者但邵武饒克明赴省前日過此耳季通伯謨皆苦貧極無慘也某不敢奉乃以無太府磨頭於法有礙非敢以爲高時俗已不相察况其大者可歎可歎遊山開山即行承有偕行之意其善但恐來已不相及某過衢信到發女須少留能來彼相及亦佳欽夫書適有便已發去渠得疾之由說者多似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遠矣近數得一吳安健勝前此必病起過意將護之力也今日聞有靜江之除蓋近日羣小屢有敗露上意以是開寤思向日之言故龔實之入參時事似似小變未知竟何如耳此間文字亦未有緒通曉功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爲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遁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益心力小強其間稍似聞斷便覺條例不貫故須如此

林擇之

某杜門如昨無足言者但吾人罪戾蹤跡顯不可掩只得屏跡念咎切不可多與人往來至如時官及其子弟賓客之屬尤當遠避勿與交涉乃可自安此不惟擇之深戒之如充之亦不可不知此意也

林擇之

某區區粗遣無足言者惟齒髮日衰德不加進日負憂愧耳潘水處人已歸欲俟秋冬遣人相取想所報書自言其詳矣如此却得且從容家居區區庶務亦是一事但郡中之約恐又不得不應切須審處使父遠無悔吝乃佳耳必不得已入學亦不妨只要自處得是當此更在子細也趙帥久不得書湖事想已畢自此宜且安靜勿與功役爲生相見亦可力勸之也渠昨許草堂之貲因語爲和之然不可破官錢恐又作鄭景望也

林擇之

福公爲賦武夷詩押舞雲字更和不得遂至今未得報謝其書兩日前方和得成亦不免只躡

故迹欲作書煩附達之恐已歸旦夕自別寔去也造屋事得帥且止之甚善昨閱自思量許多紛紛都從十二詠首篇中一我字生出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黃商伯

以下見南康集

某俯仰塵俗日負初心率意妄行無所聞過自決其不可久於此但以向議陳請一二事計論未備牽留至今此數日來奏積始具一二日遣行即并上請祠之章矣姚泉近方歸番陽木炭之請亦未果往亦三五日間中行也老兄下車

已父學中規範計當一新所以爲教之聞之諸生莫亦有可與進於此者否此中課程不敢然亦未大有益爲可懼耳門不遠計常通問恐於鄙繆政或有所聞人還禹批誨至艱至艱愚頓見事極遲非面命提耳反復諄悉不能論切幸不惜痛言之也

某欲借盛府祭器祭服依製造有牒上懷府書懷府公更望一言之助使必得之爲幸或恐有大不可携者得令人畫圖詳識其尺度之廣狹高下淺深以見授亦幸也

祭器尤荷垂念但期日已迫未及製造亦有事
力所未及者且復專人納還幸付主者然亦疑
其未便盡如古制度也

木炭事申泉司果見却未知所以爲計幸復思
其說以見教也

某再上祠請皆未報日夕思歸而兩縣破壞姦
民亂政不得不有所更革鉏治似聞傳者以爲
不怒然亦只此數日間決遣事竟亦當少息矣
蓋大慝既懲小者自當退聽耳但木炭事泉司
不從又以蠲租未報未敢再列上前請若遂臨
行須更上此奏以償夙心也

某衰病支離求去未得日惟得罪於士民是懼
然近日兩邑得同官叶方詞訴却粗衰少與賦
租之弊未能有以寬之殊不自安耳學中講說
不敢廢近亦頗有能問者兩邑亦令整葺教養
庶幾有嚮風者庶政恐有所聞切告垂諭至懇
至懇

示諭極感愛念之意此亦近方聞之惕然內懼
即已行下戒約及令住催下戶它負之可寬者
矣又得鐫諭益信所聞之不妄更當申徹之自

此有所聞更望子細批誨直截譬曉今者來教似已未委曲矣切懇切懇

前兩月配一作過寨之於隆興中間忽為彼府押回公文中備坐判府安撫龍圖待制台判押回本寨殊不可曉已回牒復押去矣煩閑為詢之想是忘記是外路外州配來誤以為所部不則別有他意也彼中帳府僉書滿紙此等事不能覺其繆甚可笑也

此幸無他但建昌之事聞之不早見告者又皆不得其真僅若為強豪遊說使人愈疑惑近不

文公別集卷六

二十一

免煩僉判自往調護始得其真乃知此郎不長厚誤事如此然縣小無官未有可遣代之者甚以為撓耳山野之人不堪吏職此亦可見旦夕遣冬書吏當力請庶不久為吏民患苦也

其衰病如昨緣建昌事憂撓不可言雖已遣官檢旱且以後期中省自劾勢湏略減得分數但此縣官吏無一人能為百姓分別黑白自此之後凌弱暴寡將者不勝其弊者未知所以為計令人曉夕不皇都員亦甚費力二十年無事之身心一旦至此深以自歎他無可言也

警誨諄復敢不銘佩但區區每見凌弱暴寡之徒心誠疾之故其發每有過當今當承命而改之然恐終不能盡去也

某昨嘗專以建昌事自効求去昨日人歸諸公又不將上勢當復請耳

勝私書來說此間受租米事初疑其過徐究之果然雖已究治然人生精力能有幾何若事事如此索閑防則無復閑泰之時矣其所論弊政非一已封土廟堂冀必得去萬一如欲此助為不小也所懷萬端無由面論但日來愈覺歸思浩然不可遏耳

某月初已專人馬司後得臨安相識書速令來請云諸公已有許意至今尚未歸必是適值四明計至未敢將上度不過旬日必可得矣建昌納苗實有照管不到處然與抑強似不相干稅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得與况士大夫下爭商賈之利無昧至此亦何足卹近日曾編管建昌一健訟假儒溥者必又喧沸此事自信甚篤絕無可疑是非毀譽付之衆口少忍旬日則吾已在汶上矣

強盜三人配隸嶺海乃向來驚恐都昌之人昨以其情重法輕稍加毒手經由隆興恐有司以爲疑幸爲白錢文一言於帥座交管傳押爲望此輩吾人所共疾想二公亦不以爲過也喻及帥座下喻之意已悉此是兩路三州利害如此理會甚善向來亦欲申請而未暇安得謂之侵官本軍今方欲援例有請也然謙德之盛不敢不承幸語及之

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往釋菜開講矣延合肥吳君爲職事但渠爲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却有楊學錄者與一二後生欲往也

某請祠先遣人昨夕已歸後輩尚未到周子充曾厚伯極爲致力而竟不效且更看後信如何恐亦且悠悠也初來不爲久計近復動却歸心在此殊不便今既如此便再請得之亦是一兩月事不免又且整頓此破落家計以俟詭逐耳昨緣收江溥親戚船稅幾爲所論當時得此一章亦是草草出場也

此間揚僉忽丁憂郡中事愈費力萬一不得去狼狽不可言也柰何木炭却已得減免矣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千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劄子懇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致重複若以呈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爲之已有者不別致則亦易爲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爲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干本路諸使者也某請祠不得比復狂妄輒有所陳計程三五日間當以罪去已盡遣書冊冗長還家此數日來翹足俟命但未知何所向耳此間諸縣狼狽稅務絕無南來舟楫勢亦不可復爲矣比復苦旱近始得雨然亦未能沾足也日間雖無事然意思不佳絕不得近書冊懶困即思睡耳白鹿洞記納去一本又一本寄梁文叔煩遣致之不及作書也五賢祠記楊廣文自納去矣

其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爲仁里之害也下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其餒啗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

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也。姓高人，事文，散在
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怨，則亦無以官吏為矣。至
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嘗為，而幸上司之見
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竒擾初不以是而求歌
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乃是毛掾攷
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
攷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
矣。此舉枉錯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
則自謂公心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
自辨，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又不知所以為
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此是非，乃欲老
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則真得其所謂本心
之正耳。

此邛圖經不齊整，而都昌為甚。數日來欲略為
修整，而不得功夫，又無人能為物色圖畫諸邑
供來，皆不可曉。甚覺曹力也。揚僉之去甚失助
新平兩掾，似亦可使也。少虎西山有徐騎省篆
書，游楷觀大字及許真人并銘，煩為致一二本
便中示及五賢祠記，納去一本，更有一兩刻續
致也。都昌恐有合入圖經事，望垂諭，它委勿外。

某鄉辱誨諭奉報踈率既而思之殆無以荅愛
我之屋深以愧仄自此有聞不以虛實尚望不
替前日之念乃幸之甚

旱甚不雨禱祠未有以感格日夕憂懼隆興不
至此否家貧願隣富若亦似此間則更無可仰
矣柰何柰何

此間為旱災所撓都昌縣官稍鮮事又請得盛
族黃省幹同指置必可無慮但建昌官負皆不
足倚仗又遍詢彼邑寄居士人無有能分此憂
者意欲懇南卿為同邑官區區庶幾下情稍通

吏不敢肆其姦罔不知渠肯俯聽否渠雖德安
人而建昌亦有產業知彼民情故欲倚以為重
耳敢煩語汝試為叩之若許幸早見報當專致
書禮請也

歸見張帥更勸其通放米卹濟此艱阨千萬千
萬

某比日惺惺巧祠得知舊報云恐可得果爾甚
幸然救荒之備什已七八成矣旱苗約須放及
八分勸諭發廩得盛族倡率二縣共得穀十萬
斛矣但前書所扣王南卿事不知曾為偵之否

昔早報及也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策持論其正甚烈甚慰小錄求一本便中早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人甚厭物論白鹿諸生文字老成其次曹生秀發可喜但尚欠琢磨小榜之首彭君元佳情不與薦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白鹿相聚未知音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間不敢一日少弛恐得鄉間有所聞望一一見諭也

某力疾救荒未見涯涘而傳聞遽云云聞之甚懼未知將何以副其實也南鄉已到此相處甚款但渠欲入浙不敢邀留之度其歸程正是急時當賴其出一隻手又恐其到闕或為諸公所留耳告羅荷帥漕留念然縣下或更作難此乃軍糧所須若賑糶則已有備矣軍糧尤不可闕者更得從容一言得二公喻意屬縣無為阻節幸甚

張帥寄藍鐵論來末卷前少却一板告為印寄更煩於太宗實錄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年曾要作六月以洞主明起為褒信王簿其下有少本亦並告錄示此已有之但不知是實錄語否耳恐此人等候回文告只付前日送崔子虛人回

尤便千萬千萬更問看何人來速即付之也賑糶減半價乃得推賞乃朝廷之命方欲論其不可乞只減二分五釐而建昌乃有願賑濟者已令邑官敦勸盛族若以穀二萬碩省賑濟可得兩名需賞也因書更告及之亦美事也

稅錢事荷留念都昌納米分數方兩日有定論已減八分以上亦已申奏乞截留上供若得之即只納占米無不可者只恐未必如人意耳

石守以憂不來殊失所望亦已遣人速後政吳守矣儻得如期解去幸甚比益昏倦不堪支吾矣

其在此不久又子重不來後日之計未有所付須及此自了也其子弟能來亦佳但濡沫不能多須預令知此意耳得都昌諸人書已復苦旱奈何奈何今年公私之積蕩然一空萬一復旱便無着手處矣

其無似復叨除目恐愧不自勝尚幸遠次得以從容進退還家數月當申祠吏之請也前月之晦已書二考代者度此月中旬可到今日復遣人速之矣老兄許來固願少款但恐文法有拘

亦非細事更冀審度之也

示喻趙宗丞田極感留意已撰得四百十省半是糶米剩錢半是其所得諸處饋送前日錢文所惠亦在其中今即移文庫中令項椿官以俟其報告為發書扣之路運幹不是考豐否若是即某已識之并煩為致意早得一報為幸雖某去此後人亦當能成此勝緣也來書已付案中為事祖矣

辛帥之客舟販牛皮過此掛新江西安撫占牌以帶懷家蔽艇窻甚密而守卒僅三數輩初不肯令搜檢既得此物遂持帥引來云發赴淮東總所見其不成行徑已令拘沒入官昨得辛書却云軍中收買勢不為已甚當給還之然亦殊不便也因筆及之恐傳聞又有過當耳

前書奉叩白鹿買田事如何幸早示報及其未去間有定論為佳此錢已送庫寄收以俟矣千萬留念

某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略轉山北迤邐東歸矣脫此樊籠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愴恨耳白鹿田錢已撥正牒教

授候彼回文即可交付也

禮器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樣雖未必皆合古然無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印本何故只用舊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句容有新鑄者故易之耳其實皆當遣人問於禮寺而更易之乃為盡善但恐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時所賜其精然今亦莫能用也

黃南康之政如何亦向在昭武甚佳為人所擠而罷今能不改其基則三邑之幸也

永卿主簿老兄尚思齋館否昨承惠書此便又還未能別狀但所問先天圖曲折甚善細詳圖言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至二易逆數也皆自巳生以得未生之卦也若如圖圖則須如此乃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為順皆自未生以反得巳生之卦蓋與前逆數者相反自夏至至冬至為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曰左右與今人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

而分自北而東爲左自南而西爲右其初若有
左右之勢耳鄙見如此更冀詳之啓蒙改本未
成後便寄去近朔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
煨賢者不能一來觀之耳此紙煩商伯兄呈似
更同爲訂之也

新泉之機聞之爽然自失安得復理杖屨扶此
病軀一三其下仰 既俯瀼如昔年時或有善畫
者得爲使畫以來幸甚

向見揚伯超有切韻書只三四十板而聲形略
備亦嘗傳得而後以人借失之今欲得一本敢煩

爲借抄錄一本以令審諦便中見寄幸甚或語
趙守刻得一板六行亦佳此非偽學想亦不至
生事也五老新得曾往觀否夢寐不忘也

其竟以無狀自玷人言上累師傳下及朋友愧
負憂惕如何可言傳聞賢者亦有里巷侵侮之
虞不知云何今日惟可凡事省縮豈復更與此
輩爭是非較曲直也彼中諸書板本聞幾有焚
滅之禍又云下官有持不可者遂已不知果然
否耶然計此恐然不免向來得本甚多皆爲人
取去今欲復得一兩本不知能及未爲煨燼之

間印以見寄否

洪韻當已抄畢幸早示乃此間付之書坊鑄板甚不費力况非偽學亦無嫌也新泉圖子和成既爲定彙必已能盡爲其佳處只就覓此草本不必重摹俗工或能反敗人意也白聞此泉新出恨未能一遊其下以快心目濺雷噴雪發夢寐也

濕圖韻譜近方得之圖張屋壁坐起對之恨不身到其下也

定叟終於落星何不就館城中耶鄭溥之黃伯看相繼物故皆盛年也亦是一時氣數然張鄭元可惜耳

楊伯起

新年幾歲精神筋力想未至衰憊如某也白鹿菴恍然夢寐但聞五老峯下新泉三疊頗爲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嘗託黃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挲素黑徒以慨歎也江德之甚好談易嘗與講論否且看程先生傳亦佳某謀說不足觀然欲觀之須破明肚腸洗却五辛查滓乃能信得及耳又印本石多錯誤恐難會了無

由面談聊發一笑

將來官滿復歸廬山其劉婿得依餘氏幸甚時有以警誨之乃佳外孫聞尚附學想蒙憐撫其衰朽益甚已上告老之章它蓋無足言者劉婿幸得托庇今將滿矣不知已離彼未耶李敬子得襄陽教官見在此相聚或傳其闕已到未知然否幸因便報及也

讀書想亦有味此經自有規撫格局若看得破則精粗巨細無處不可受用如其未然即且深其間旨意分明處反覆玩味亦自可樂不必深求幽遠枉費心力也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爲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劉婿相見未豁然亦差覺老成此皆教誨之力也某年來衰憊殊甚兩足拘攣不能移步猶是小故而心腹之疾猶爲可慮服藥無效拱手俟命而已

葉求御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崇還家方幸休息得以輯理舊書忽被恩除不勝憂懼初欲力辭又聞彼道在饑已有流移戶口恐辭或不免而失可爲之時遂不免申奏對

之請更旬日間必有進止之命 若得罷遣且守
東岡之陂即大幸也

除職初不敢辭但以賑濟四宥 未被賞因此為
伸理耳聞彼又苦饑想不至 去年之甚然在
今日處置當倍費力也

深甫所喻減稅事不知後來 何其若得對當
且乞減徐守所增中上等稅 此此數不多當必
可得其它功亦難料理也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今 伏能枉駕臨之尤
幸伯起廷彥為况如何聞來 知諸公亦嘗入山

觀書遐想山林之勝它處 未易得令人悵然

興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畫其 形象置之其間令

人駭然不知誰實為此向欲 作李賓客季九經

及三先生祠於其間以未有 大成殿遂不敢議

今乃遽然如此於義殊不安 而諸人所以相期

者乃復如是之凌尤非區區 之所望也幸以此

示諸人亟為毀撤為佳不然 須別作區處也

舜敬所云白鹿之說當時 人謾及之豈有輒取

號令州郡之理渠自張皇 少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聞已就緒吳丈 入許買牛此尤求遠

之利也諸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示及新編圖經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爲而不暇者今皆備矣又承喻及禁止白鹿葬地一節尤快人意但不知曾追毀其買契否不爾恐尚有後患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其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游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張廣文別後處至此深可悲悼某或得至浙東亦遣人視其家也

永卿所喻可欲之說恐不然但以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者觀之則知欲惡之正固有不易之定理矣彼以所當惡者爲所當欲豈其性情之本然者哉孟子集注近方修得一過未及再看更後少定寫得別本即附去然大凡讀書且徐讀正文虛心涵泳切己省察亦當自見大躰意味其間曲折卻續求之未晚也

唐卿比來爲况如何書來不及寫滿平安之語
何耶

去歲災穽異常病既日侵秋間又哭一女悲傷
無聊屢至江陰寺用報祠未獲近乃見次
又已有奏事之命一人復申前請行一月
矣至今未還人得已即須到
彼百懇力辭人行也向
承錄示藥人氣已人祕結却
變成消滅人氣血漸衰自是如此也啓蒙
近復修改一人得即奉寄易之象
數初甚簡易今人不得其說遂至支離使人不
曉反遂詆以爲淫巫瞽史之學其亦誤矣

馮儀之

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
須臾變壞不足置胃中惟有致知力行脩身俟
死爲究竟法耳余正久博學強人不易得禮
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
甚改易所論獨志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他
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富
然儀禮正經段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

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特
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
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一呂在此
早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六



